



孝經衍義

九





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天子之孝

愛百姓

臣按經言德教加于百姓。蓋天子之孝。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孝。或限于分。或詘于力。所謂小孝用力。中孝用勞也。天子之孝。廣博充周。務使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所謂大孝不置也。但其事非一端可竟。而其理亦非一言可畢。臣故以愛百姓

爲日中之綱。凡推已及物與利除害之事。皆爲愛百姓而設也。有天下者以愛天下之人爲愛親之盡。西銘之所謂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述愛百姓而又以愛物附焉。

易比卦名。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再筮以元善永貞。正固。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楊時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程頤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大道也。

臣按彖言後夫凶。而爻言失前禽。邑人不

誠者。聖人天地父母之心。凡夫疲癯殘疾。憚獨鰥寡。無不在其所愛之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衆之所歸。羣之所往。普天率土。君之宗之矣。于斯之時。而有去順就逆者。陷身大戮。自取滅亡。然聖人之心。大公無私。好生之仁。不忍盡物。雖討不庭。但誅首惡。居人喻旨。無有警動也。

頤卦名。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程頤傳曰。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同功。

臣按晉師曠之言曰。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惟以生物爲事。天地生之。而聖

人養之。易曰：天地養萬物。雖宗子不尸父母之功也。讓德于天也。西銘曰：聖人合德賢其秀也。夫以民吾同胞。而吾于中養其秀者。天下必無有顛連而無告者矣。故推吾愛親之心。以盡愛人之道。非必家至而戶給之也。憂在得人。而仁在百姓。故曰及益卦名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臣按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故夫子于道千乘之國。言愛人。先言信也。惟其不本

于心。卒以不信。故有口惠而實不至焉者

矣。噢咻痛念之聲之術。不可以云惠。壺漿之德。

不可以云益。當損上益下之時。非小小補助也。田里樹畜。輕徭薄賦。此其惠在經制者。散財發粟。非常之恩。聖人守其大寶。又有收拾人心之義也。

書皐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臣按惠者。仁之愛也。民物則各得其分。爲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悖。而愛其親

者必不敢惡于人也。惟其等級隆殺順天理之自然而相親相遜和協于衷。黎民之懷懷于有德。非以其姑息小惠也。

太甲。先王子惠窮困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蔡沈傳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未有不得其歡心。

臣

按商王愛人之誠孚于隣國之民。而有

後來其蘇之望。孝經所謂得萬國之歡心者也。尹稱之以告嗣王。欲其視烈祖之所爲。無得罪于百姓。以爲奉先之孝也。

洪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朱熹曰。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

陳櫟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

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

臣按孝經開宗第一義。卽曰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又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申言孝治。蓋孝子仁人。愛親愛人。可以自信。有通于神明之理。而皇極庶徵。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此所謂則天之經

也。

無逸。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沈傳曰。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臣按蔡以平易近民。釋徽柔懿恭者。柔不。至于暗弱。恭必由于中出。合觀之。乃其不

敢惡于人者然也。一夫不得其所。未可謂之錫類。日昃不遑正。以夙夜匪懈。無忝所生者也。咸和萬民。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博愛之道。又以主敬爲要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司徒職兼教養。穆王之命君牙。欲其體小民之情。而思惟圖度于其衣食之艱。易則其愛人無已之心。以爲如是。然後可

以敷五典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道之常。而亦氣候之一變。廣廈細旃之上。或不覺其有異他日也。況于怨咨之聲乎。暑雨而阻饑。祁寒而忍凍。民生之艱若此。奚暇治禮義哉。然此皆司牧者之責。徒思之亦無益也。辨土地之宜。興稼穡之利。保其蕃息。安其本俗。所以圖之者。未可殫述。一皆以至誠惻怛之意。經營勸勞。而後艱者易。怨咨者寧。然而衣食既足之後。虞廷命契。

猶以在寬爲訓。故知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時也。

詩小雅鴻雁。

篇名。

其一章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可憐之人。

哀此鰥寡。

小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鰥寡。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再興也。夫鰥寡孤獨。乃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之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臣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民皆離散。故以安集其居爲始事。而鰥寡孤獨又先被

其澤故朱善以爲惠鮮懷保文王之家法然則仁民正所以親親孝哉其爲念爾祖也

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瘠齔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方慤曰先王之時瘠者以之實土齔者以之司火別者以之守囿別則跛躄斷者之類也

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

臣按先王愛養百姓其政莫大于井田而鰥寡孤獨癯疾伎藝皆不能治田之人也其論官材養耆老則又出于學校而此鰥寡孤獨癯疾伎藝之人不足以與于國老庶老之列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者也先

王于天下之人無所不愛故于天下之人無所不養養之于井田學校之中者蓋足以盡乎天下之人矣而鰥寡孤獨癯疾伎藝者既不在于井田又不在于學校其人
有可憫其才猶有所用先王于四者之民而皆有常餼于瘠齔跛躄斷者侏儒百工而各以器食此政所以輔井田學校之不逮也觀王制次序亦可見矣如其不能以九一使耕以世祿待士而煦煦然惟是之

爲務則其爲愛也微矣豈天地父母之心哉。

月令

篇名秦相呂不韋命諸儒雜記三代及秦事

命相布德和令行

慶施惠下及兆民

臣

按四序之春卽四德之元于人爲仁胡氏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故德令慶惠出于君而布和行施以及下者相也仁主于愛固無時而不然而獻歲發春氣之更始人情欣悅則其愛

人之意油然而生。而其恩澤必實有以及于
人者。大君天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兆
民之休戚懸焉。愛之則遂行之。非徒畜其
意而已。要之四序之中皆有春。四德之中
皆有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此則行仁
于立春之日。所謂元之元也。

養幼少存諸孤。

助生氣也。

臣按北西銘所謂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者也。
乾元統天是以大生焉。坤元順承是以

廣生焉。聖人合德是以助其生氣焉。天地
明察視幼少諸孤皆同胞也。養育存安愛
之實也。

祭統。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
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鄭康成注曰。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餒

祭餘

之。惠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
以施惠于竟內也。

臣按人君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使下有凍餒之民則無以得人之歡心以承祖考守祖廟也子孫之祭鬼神且不敢專饗又夫之必以徧于廟中而豈可專其蓄積不以施散于民乎故言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觀于每變而衆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則惠之及于夫人者體先王先公之心而愛其所親也經解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臣按和仁雖異事而其道相成和始之而仁終之也人主之憂勤惻隱所以激勸天下者存乎發號施令故易言重與申命書盤庚三篇反覆喻意然後行事蓋號令當于民心則說說則和和則上下相親而仁矣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奉天制書能使武人悍卒感慟流涕成興元戡難之功然則王言之出卽王心之仁四方萬里

向背之由。故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而況于人乎。然非難也。上以號令及下。而無不至之惠。則下之聞上之號令者。莫不有尊君親上之心矣。夫親親者。仁之始。相親者。仁之終。而和與仁。又相爲終始也。

哀公問。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臣按。奄有四海。故曰安土。皇天眷命。故曰樂天。身有顯名。故曰成身。此皆愛人之驗。故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

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鄭康成注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

臣按。爲政者。在于通民之情。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其便與不便。甚明也。行善

而備敗君于是乎斟酌焉。雖取草取薪之賤者未嘗棄其言也。衛巫監謗而厲王流彘。誹謗偶語有誅而秦族以亡。由不恤民也。

表記中心憫恤愛人之仁也。

臣按此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異于齊宣之愛及于鰥鰥之牛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子民如父母有憫恤之愛。

臣按呂祖謙曰。憫恤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于子也。發于誠心而已。此言虞舜之君天下其愛人之仁非後世所可及也。虞舜之愛親極其至。故虞舜愛民之心亦極其至也。子愛于民如父母之愛子則好惡與民同之而凱以強教。第以悅安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舜之得此于民正如詩言孝子既孝而其嗣子又孝也。

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陳灝集說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于行已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按仁孝一理。尊仁乃所以盡孝。子愛百

姓。事天乃所以事親。自其賢秀以至顛連。德教所加。罔不畏愛。孝治成矣。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臣按六者。皆愛民之事。其前五事。人所易知。其第六條。似與前五條不並行。而俗吏不通經術。有專意抑豪強。破富人。以爲能者。善乎宋臣葉適之言曰。今俗吏欲抑兼

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于其所治耳。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貨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

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矣。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于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

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目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適此論深合周官安富之意。臣竊以父母之

于子。鳴鳩之愛惟均。要其貧富。必不能強之使齊也。父母之分金。使治生者無偏頗。其則愛惟均耳。及其力田服賈。或逢年倍利。或蕪穢不治。折閱不售。各自其時命。智力使然。而欲奪富者之所有。分之貧者。可乎。但使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興于風俗。則家不中。有富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兄弟。國有富人。必不雄財。專欲于其比閭族黨。而何至于豪暴過甚。兼取無已。重煩長吏之教戒。

哉。

大學傳之九章。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胡炳文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舉其慈之出于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誠而已。

許謙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臣按傳引康誥之言。以見慈幼之誠。而愛親敬長。良知良能。自然如此。則孝弟慈皆在于誠。知慈母之保赤子。則聖人因親教愛。因嚴教敬。亦豈假強爲哉。然而事君事長。責已亦以責人。而慈幼使衆。則皆君子

之事。君子父天母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緣天地好生之德。以愛百姓也。國人以君
子爲父母。君子愛之如子。緣已有愛子之
慈。以愛百姓也。昔陶潛遺其子以一力。誠
之曰。彼亦人子也。善遇之。慈矣哉。君子也。
在上者。誠推此心。自不至于虐使其衆矣。
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

臣按。父母之于子。未嘗盡其力。而恐其勞
也。未嘗用其財。而憂其貧也。苟可以使之

逸。使之富者。將無所不至也。然而子趨父
事。未有不亟者。孝慈相感。自然之理也。先
王知夫人情之莫不欲然。所以阜其財。求
寬其力。役者亦如父母之于子。無所不至
也。藏之于民。而國未嘗告匱。以生其共。而
民且爲之効死。君子民交相愛也。有不勸
哉。

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臣按。汝墳之詩。言魴魚頰尾。王室如燬。毛

傳言魚勞則尾赤。燬火也。蓋頰尾以喻役者之顏色瘦病。如燬以喻商辛之猛熾酷烈。書言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但岐豐耳。王室猶存。則其暴尚及于六州之民也。如傷者。蓋文王之隱痛。禹稷之由已溺之。由已饑之。伊尹之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心也。大學傳言文王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仁慈如文王。可謂止矣。其封內之民。則斷斷乎無傷者矣。而文王愛人之誠。保天下之量。所不忍其顛連而無告者。商之民。卽文王之民也。由其中心憫恤。是以如傷也。

漢文帝元年。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阡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孝經衍義卷二十八
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以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
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益加。而食
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
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

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
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臣按漢孝文始年。未踰時而除收帑相坐
之律。其愛百姓之意。固已形于詔令矣。至
是又未踰時。而下詔定振窮養老之令。一
則曰。爲民父母。將何如。再則曰。將何以佐
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夫豈非仁人孝子之
言歟。此所謂君行博愛。施德教于人。使人
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也。後元之

詔乃所謂君愛已親則能推及物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者歟天子之孝漢文蓋庶幾焉。

武帝征和四年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臣按漢孝武承文景休息之後人給家足之餘窮兵黷武神仙土木無所不事藏錢經耗賦稅既竭鬻爵算緡均輸平準利析秋毫以奉戰士不戢自焚竟有巫蠱之禍。

是時諸方士神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埋木人祭祀度厄江充因武帝有疾指言巫蠱爲祟乃使充治之于太子宫掘得木人尤多充又僞爲帛書所言不道太子無以自明以節矯發兵捕充敗走自殺所殺人之子多矣。

是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至其末年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悔雖已晚然其順天道因民心扶衰起壞挽回大命延及子孫其效可謂捷矣故充其不愛其親而敢惡于人心之登年載毒至于反中其身。

一念之善在于恤民。猶能以危爲安。甚哉君人者之不可以不愛人也。

宣帝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鰥寡孤獨。年高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遇視。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臣按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人。西銘所謂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愛親之施孰大于是。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憫恤之愛。有忠信之敎。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臣按此所以幼其幼也。先王之世。幼孤得遂長。皆推一念之愛以及之也。

順帝陽嘉二年。扶風功曹馬融對策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

臣按科條禁令。爲治者之所不廢。周官三百六十。未嘗不備悉也。然而謂之致太平之書。則未盡然。致太平者。文武之身耳。周道親親。親親是以愛人。讀大小二雅及頌周家忠厚之意。最可想見。固不獨關雎麟趾云爾也。故爲治但求之科條禁令之間。則法度美如周官。亦未有以使斯民見惠和之實也。如使誠心實意。愛恤百姓。品制濶畧而平易近人。使勞者得而墜息。窮者

得而赴愬。寬然有樂生之心。卽此乃爲太平有象。彼紛紛于科條禁令者。抑末也。

唐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旣多。所損亦大。旣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旣甚。離叛

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臣按仁民本于愛親。主敬所以存仁。故愛之中。卽有兢業顧畏之義。非惟不忍虐用其民。而亦不敢自暇逸也。何則。聲色滋味之欲。匹夫縱之。止及其身。而人主縱之。所損極大。蓋匹夫僅能敝己之精神財力。而勢不足以及人。故精神耗。財力竭。則足以喪其父母之軀而已。天下之主。享天下之奉。言傳號渙。萬里奔走。所以快耳目。悅口

體者。君取一而天下之費且千百焉。所耗者。百姓之精神也。所竭者。百姓之財力也。所以奉一人者。有限。而敝天下者。無窮。太宗之言。誠有見于此也。夫百姓之肥瘠。乃君身之肥瘠。人君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如一體。必不忍此肥而彼瘠。此羸而彼詘。故于嗜欲之原。謹之又謹。塞之又塞。昔人之言曰。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道固如是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

愛者不忍之發也。而曰不敢。仁民者其可以惡于人乎哉。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

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臣按五代史贊曰。予聞長老言。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初卽位。罷減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土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

理之。請加丹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于治矣。五代兵戈擾攘。生民塗炭。明宗在位十年。兵革粗息。生民少安。獨能以祈穀重農爲務。聞馮道所陳聶夷中詩。記錄諷誦。道又嘗陳言。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因令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史稱寬仁愛人。信乎其不虛美也。

宋哲宗初立。韓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朝。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稅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

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臣按欲富欲樂人有同心然而勞困而弗息則致貧之道鬱塞而弗通則端憂所自也愛民者必利民必憂民利民憂民之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微勿至而橫斂淫刑所宜先去者也夫以人力之所弗堪而貪人必欲取盈人情之所勿便而酷吏必求勝任民用殫矣民命殘矣何以爲有甚

勿壞故曰王道本乎人情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讐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于此而已矣且吏何惡于民而讐之也非讐民也不讐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于後功陷之于前雖欲不與民爲讐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

贊其不便于民者耳。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于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于民者則有功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于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

于臣。怨歸于君。利于國者小。害于國者大。此可悼爾。

臣按賦役之煩苛。皆原于貪吏。貪吏之原。又在好惡不明。觀萬里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課吏。非誠能獎廉而懲貪也。功罪所在。人誰不知。勸懲者。苟工聚斂之計。行督責之術者。得以奏最績。催科日拙。繭絲不登者。反以書下考。此爲吏者。其亦何所勸。何所懲乎。況法外之征。非時之役。則又甚。

便于不肖有司之乾沒者也。杼柚棧車之
哀怨。必不以之土聞。而靈臺函籥之和聲。
方矯誣以頌已。好惡之所以貿亂。其不以
此歟。愛民者爲民除貪吏。當如驅餓豺狼
焉。好惡不明。則黜陟不當。安能禁其不肆
惡于民上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好惡之
大原。在于能絜矩。經曰。合萬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誠能推愛親之心。以愛百姓。斯
可謂能絜矩者矣。

愛物附

易无妄。卦名。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

臣按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
違乎時。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所謂動以
天也。若夫曾子所云。斷樹殺獸。不以其時。
不得爲孝。正以有妄而與天違耳。

禮記月令。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
毋有斬伐。

臣按先王愛物之心。自愛百姓而推者也。

周禮山虞掌山林。澤虞掌國澤。合之王制。

月令之言。總不外于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而已。里革諫宣公。魯君言大寒降。土蟄發。水

虞于是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

廟。正孟春獺祭之時。古者魚亦言禽。則澤

虞所謂植虞旗以屬禽。其川禽也。月令季

秋之月。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而季夏以前。

草木鳥獸有禁。正與王制相合。而山虞文

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者。與王制

月令不同。殷周異制也。大抵山林川澤之

利。聖人與民共之。草木鳥獸魚鼈之屬。所

以不可勝食。不可勝用者。以有官守。使不

至于取之不時。用之無節而已。愛物正所

以愛民也。長養生息。不違于物之性。正所

以使之不可勝食。不可勝用也。澤梁無禁。

文王之所以治岐。何至于設爲厲禁。山虞

則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澤虞則守其財物。

而入之王府。燬其餘于萬民哉。然則王制月令先王之遺制可考。而周禮二虞之職必後王更定之條也。

春秋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桓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臣按程頤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二月非火田之時。咸丘非狩地。焚林而田。是謂盡物。非一叢一聚。則所焚者廣。昆蟲未蟄。則所殺者衆。仁人孝子之用心。必不其然也。其後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左氏外傳紀其所述之訓。亦春秋之意也。

論語。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張栻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于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倫之

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臣按詩序。于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則云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于敦波行葦。牛羊勿踐履。則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而所以致此者。于騶虞。則以人倫旣正。朝廷旣治。于行葦。則以內睦九族。外尊事耆老。故知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必然之序也。聖
人之心。純乎天德。王道好生者天也。而春
生秋殺。各以其時。奉若天道者王也。而慶
賞刑威。各以其政。未嘗有生而無殺也。則
佛氏之不殺。可謂得愛物之正乎。梁武。人
主也。崇信其說。宗廟犧牲。以麪爲之。先自
絕其祖宗之血食。而其政理乖違。貽禍生
民。流毒百姓。豈非以不愛及其所愛哉。武
王罪狀。商受曰。梟殄天物。蓋于時宗廟犧

牲。爲小民所攘竊。而不問。則山澤之虞。亦
失其官守。而君臣上下。窮極其慾。以殘物
命。可知也。故張栻以爲。事雖不同。而其拂
天理而致亂亡。一也。供祭祀。奉賓客。則山
川之禽。不可不具。而弋釣之事。亦所時有。
不絕流。不射宿。其諸騶虞行葦之仁也。使
孔子得行其道。則民胞物與。推恩有序。山
林川澤之利。盡弛與民。而但禁其不時與
盡取。民給其求。物亦若其性。仁至義盡。無

以復加矣。

以上愛百姓 愛物附

孝經衍義卷二十九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臣按經文言五等之孝既畢。卽發天經地義民行之旨。所謂天經者。邢昺疏以爲日月星辰以時轉運于天。所謂地義者。邢昺疏以爲地有常利。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爲晨羞夕膳也。經以此繼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之後。若似乎言

孝經卷之二十一
之重詞之復者何哉夫耕而食織而衣者
黔庶之事戒休董威授時別土使不懈于
耕織者司牧者之事也作課農桑而耕藉
田尤教孝之大者故亦以類附焉

易井彖傳曰巽乎水而土井井養而不窮也
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臣按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謂勞來相猶
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
之恩勤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此則

養而不窮也以井愈汲愈生給養于人爲
義而建安丘氏以爲君勞乎民民助乎君
古者井田之制取諸此然則百畝之田五
畝之宅相友相助乃所謂改邑不改井也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周本紀后稷始生母欲棄之因名曰
棄兒時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
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
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

其利有功。封于郃。其後公劉古公修其業。至文武受命。此生民之詩。所爲作也。論者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祚最長。得之矣。舜卽位之後。春牧之始。卽以食哉。惟時發端。惟是伯禹以司空宅百揆。而次卽以舊官申命棄。然則宰相之下。無過農官爲急也。當此時。民豈復憂阻饑棄。久于田正。豈其怠于播穀。而呼其名稱其官。重相警戒。蓋唐虞重農之意如此。

洪範次三。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

臣按虞九官周六卿之事。備于八者之中。八政惟食屬農。而統言農用八政。論其初則農務重穀以開其先。而餘事可得而舉。要其終。則農于彼七政有交資也。可弗勸哉。

詩豳風

公劉居豳。周公作詩。陳其風俗。以戒成王。七月。篇名。其一章曰。

七月

夏正。流火。大火心星。九月授衣。一之日。夏正十。一。月。一。日。

發風寒也二之日夏正二月栗烈氣寒也無衣無褐何

以卒歲三之日夏正二月于耜四之日夏正二月舉趾同

我婦子餽者彼南畝田畯勸農之官至喜

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始溫有和也

鳴倉庚黃鵠也女執懿深美也筐遵彼微行小徑爰求柔

桑春日遲遲采繁白蒿所生蠶也祁祁衆多女心傷悲殆

及公子同歸

七章曰九月築場圃物生耕地爲圃物成築地爲場十月納禾

稼黍稷重穆先種後熟曰重音直容反後種先熟曰穆音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聚也上入執宮邑居之宅功葺治之事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升也屋其始播百穀

朱善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

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

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

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後

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

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

之于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

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臣按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
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
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
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如周
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
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
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
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

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
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
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
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
下之饑寒之無告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
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歟。此栻
在經筵進講之詞也。幽風所云。雖幽之民。
自營其衣食之計。紀其耕織之候。然其沐
膏澤而詠勤苦。由君上之勸教使然。故知

幽先公重稼穡而君夫人亦躬織紵也由是而推之幽雅幽頌則有潔其粢盛祭服以致其報本之誠奉先之孝威儀品物中禮合度誠非驕矜放肆所自生也成土于是乎知稼穡之艱難小人之依矣抑臣又以為農桑之事意莫厚于幽詩而法莫備于周禮此皆祖宗以來所垂之典故所成之風俗因而播之為聲歌勒之于官守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戰于千畝而王師敗績

婦休蠶織而宗周以傾此周道之所以盛衰而後人于成王則稱其念祖德于宣幽則謂之貪天禍也

禮記月令是月也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

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田舍居東郊

皆修封疆審端徑步道與遂善相丘土之高者陵

平而阪阪而險水之使原廣濕土地所宜五

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古者設田官以教民。其人必特精于樹藝之人。所謂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非泛然農人之所習見聞者。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非農人之所惑也。假于一井之內。一夫所治。其間更能精別土性。何處宜黍。何處宜稌。早熟晚熟。不失其利。此所以必躬親教道。使之無所疑惑也。以幽國晚寒之地。而黍稷重穰。禾麻菽麥。無所不種。禾又兼稻。黍苽梁之屬而言。蓋后

稷之成法。公劉所修明。而田畯遵奉之者也。種樹之書。秦所未焚。後竟失其傳。而又無性之所好。而特精于其理者。其為不能盡地理。可勝道哉。

是月也。

季春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

織紵。

降若自天降之鳥。降重之也。

于桑。具

備也。

曲植籩筐。

皆蠶具。后

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

不為容飾。

省婦使。

減其針線。縱製之事。

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

分于眾婦。之繅者。

稱絲效功。

以多寡為功之上下。

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方慤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以順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籩。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不煩以他役。欲一意于蠶。以勤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繰。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臣按。親耕以勸農。親蠶以勸桑。而御廩所

人。卽供粢盛。副禘所受。卽成。祭服。所謂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孝子之祭。必夫婦親之也。三代以下。千畝之藉。時或舉行。而親蠶之典。則絕無而僅有。卿大夫之妻。視古之諸侯夫人。而勤于蠶織。亦鮮矣。非惟怠于民事。其于致孝鬼神之道。亦莫之思也。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陳澧集說曰。蜡祭八神。先嗇。

智足創物。一。司

嗇。

因人成法。謹司其職。

二。農。

古之

三。郵表畷。

郵亭之舍。造于標表

田畔相連畷。處。田峻居之。

四。貓鼠。

食田

五。坊。

隄以蓄

六。水庸。

溝以受水。洩水。

七。昆蟲。

蟪蛄之屬。

八。伊耆氏之皁也。

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

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人之有功者。故求

索而享祭之也。

馬希孟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其功

于幽。民有以致其力于明。神有功以相其幽

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臣

按此卽周官所謂國祭蜡。則歛幽頌擊

土鼓。以息老物也。伊耆氏始爲蜡。故明堂

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萬物無所不

索享。而八者于人爲尤有功。故以此八神

爲主。物老則息之。而田夫亦于是休息也。

息老物者報之。息田夫者勞之。于報之中

而又有祈焉。于勞之時而又將勤焉。先王

之用情忠厚而寓意深遠也。以天子之尊而所祭者下逮于禽獸昆蟲之屬。與黃冠野服之徒。擊土鼓。歛葦籥。相共爲一日之樂。若亦自勞其耘耔之時。親行田畝。與嘗麤糲。至此亦得少休也。作之于始。息之于終。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息之日少。而作之日多。非息之也。則道苦。而何以鼓舞之以盡神。非作之也。則卽安。而何以振起之。以更始。此固聖人順天道物情之妙用。故

夫子以爲子貢猶不足以知此也。

周禮地官遂人。

王國之外。二百里爲六遂。司徒不能遍教。特設遂人分理。凡

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野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耨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予任阡。以土均平政。

臣按大小司徒主六鄉皆言民。而遂人獨

變民言阡者。鄭注以爲異內外也。此懵冥無知之人。雖受一廛。及會致之。以下劑爲率。家任二人。其外則爲餘夫也。對六鄉之

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而六
遂之中。但一正一羨。以其遠而寬之。故曰
下劑也。田者百畝之田。里者五畝之宅。耕
桑有地。是以安也。男女人之大欲。故昏姻
以時。以順擾之。黍稷穀麥。土地高下異宜。
稼穡之事。當是民自知之。猶必教之者。月
令所謂農乃不惑也。興耒耨之耨。一讀爲藉。
一讀爲助。皆謂興起其民。令相佐助。與民
爲利也。時器農具。耒耨錢鎛之屬。以耒可

枚舉也。家有餘夫。復予之田。是彊任之也。

政訓爲征。土均

司徒之屬。

掌平均其稅也。凡六

遂之人。但勸課其耕桑。而不聞教之以德
行道藝者。豈先王降德于衆庶兆民。而獨
外之乎。先王之教法。固升秀者于近。而移
愚者于遠也。然而其力可任。其情宜恤。豈
非以其懵冥無知也。而黍稷稻麥之宜。耒
耨錢鎛之器。猶當勸教之耶。然其田里之
安。男女之樂。猶夫人也。生齒衆而力作敏。

猶夫人也。苦會致之煩。而畏賦稅之重。猶夫人也。先王豈以其懵冥無知也。而不爲之經理督率哉。

遂師。分治六遂。下夫人四。人。二人共三遂之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鄭康成注曰。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賈公彥疏曰。地之宜。晚早不同者。其地有宜

早種早收。晚種晚收。故云早晚不同。云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爲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臣按此卽所謂興鋤利𡗗也。但遂師止自巡其所治耳。以此知通力合作。雖在一井之中。而轉移救助。則遂師別有調度也。地澤或是水暴至。毀隄防。立須修築。必藉衆力。先王之勸農田。救其急事。慮之至詳。故

于遂人。既當總理。而于遂師。又申明職守也。

旅師。

王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

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閭粟。

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鄭康成注曰。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閭。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賈公彥疏曰。鄭讀而爲若。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若爲不定之辭。以質劑致民者。所聚之粟。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按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興。是積聚之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彼注云。以其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賈公彥疏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乏。官民俱益也。

臣按此二條之法。見盛世上下相親。惟恐小民當農作之時。有所空乏。以致不能盡力于田畝。出粟貸之。或收其國服之息。或但以陳易新。其間雖曰平頒。不得多少偏頗。原非抑配。鄭注而讀爲若。最有意見。若者。不定之辭。必凶年民有艱厄。乃用之。如

無凶年。則貯以待。雖凶年。民之能自食者。所弗強予。所以按入稅者之名而貸之者。亦就願貸之家。而會計其人之多少。非家至而戶給之也。其所貯待之陳粟。則但春頒秋斂。無所取息。故民間得與官府流通。春耕夏耘。得以善其田事。此蓋先王之世。官得其人。爲旅師者。亦公忠勤敏。克勝其任。法旣善。而行之存乎其人者也。王安石爲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

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知政事則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之法天下騷然故知法制非不善而非其人亦不可行也抑臣反覆玩味于若之一字則通變宜民之道在行法者加之意焉安石之執拘蓋未之思此一字也

草人除草糞種之職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鄭康成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

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以種禾之屬

賈公彥疏曰化之使美者謂若駢剛色赤土剛用

牛糞種煮取牛骨汁漬其種化駢剛之地使美也云若

汜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汜勝黃白以種禾也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臣按駢剛之屬凡有九等皆是化不美使之美如駢剛用牛赤緹縹用羊之類此其

術蓋漢時猶有存者。故鄭氏得引汜勝爲証。後之治民者。不能留心農事。爲之講求。術不傳矣。

稻人掌稼下地。

鄭康成注曰。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康成注曰。偃潴者。畜流水之陂也。防潴旁

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畛也。澮

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

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

病也。絕也。草。而芟夷之。

鄭康成注曰。將以澤地爲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時。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

稻麥也。

臣按此條專言水澤之地宜于種稻而先鄭引春秋傳楚為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與此防偃同。而又須殄絕水草。爰之。至明年乃稼。則知本是水澤。未嘗為稼。今以防豬畜洩之為新田也。稻田之利于農最溥。規防偃豬。宜令有司經紀時脩其廢壞。毋令已治之田。風雨暴至。遂成巨

澤。則亦勸農之要務也。

秋官司寇雍

音氏。掌雍五地之草。以待耕種者。

掌殺草。春始

生而刈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

音孕。

而芟之。冬日

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

鄭康成注曰。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臣按疏。此雍人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此亦是開墾荒地。

爲新田。或卽所謂一易再易之地。漢趙過
倣其法爲代田者也。

